明治新刻

孟子

2197
9

仁12信
2187
9

#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方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管。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

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漸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是謂徒善有其心政無其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故曰徒善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

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也首至此論以行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

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興喪無日矣 賊。與殲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約束其民。下不知學則易以陷入於惡。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 意。蓋孟子之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

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規矩方員之極也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國謂諸侯之國

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並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未至也智敬放此

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皆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

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時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人。一小一大。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要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子之言。以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禮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聚受命於大國而不師文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承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灌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有孺子歌曰。滄浪之

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

（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

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

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是錯所謂

人情莫不欲壽二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二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二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二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驅魚者獺也爲叢驅爵者鸇也

（去聲驅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

（爲去聲）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爲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人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乎及矣（畜許六反）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



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也義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

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
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
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
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親。

（一）孟子曰居下位
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
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
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之信任也。誠。實
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
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自事以窮理。無以
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
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
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
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
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
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
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
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
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
亦與大學相表
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之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往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城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城盈野使其肝腦塗地則是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其罪之大也

故善戰者服

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疆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事。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也

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瘦哉

瘦。於虐反。瘦。音搜。瘦。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觀其眸子。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瘦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授音受。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夫子之不援。何也。曰。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

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三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援之非君嫂溺可手援之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以手援之是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道所以濟時枉道狥人徒爲失已已守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之道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事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

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

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蓋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適也（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

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已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見孟子 子敖。王驩字

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從。王驩字

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 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辭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 陳氏曰。樂

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絶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生也。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蹈。踏地也。手舞足蹈。謂不自知其手足之舞動也。此章言事親從兄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文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猶糞土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予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卮弒其父。皆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 孟子卷之八

## 離婁章句下

凡二十三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

生於岐周卒於畢郢（岐、周名。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東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中國。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於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施惠）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

民未病涉也（馬）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皆周十一月十二月也。夏九月也。周十一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冰未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行。而辟除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得人人而濟之（言每人皆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
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
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干體。
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
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
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命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
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
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
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
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
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鋼欒盈也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
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

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無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下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直不爲知所操也。

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莫知孔子。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

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王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至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

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必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文義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數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之取爾

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舍放也皆上聲原泉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溝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率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强行之也。所謂安而行之者。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所存

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湯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文王

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

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擧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孟子曰。王

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晉之乘楚之檮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事。莫大於春秋。故時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

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徒。猶黨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

予未得爲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

孟子言孔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取傷廉可以取可以無取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與可以無與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粟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

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尹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庾斯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

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

##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
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惡爲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此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一）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右師言不悅曰諸君子皆與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言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出使（簡略也）
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

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

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
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
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
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
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
脩己其心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
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

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已責而救之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
今有
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
被髮纓冠而救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之可也
鄉鄰有鬬者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
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
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

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二一國之人一也。禮貌。敬之也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戮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夫。音扶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章子已矣

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夫章。之夫。

窕或曰窕至盡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
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
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
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
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
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盡何木也左右
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
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
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居於衛有齊
寇曾子子思曰如伋去君
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
也子思臣也微也
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
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
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
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瞯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瞯窺視
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
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

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家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煩。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之通稱。蚤、早通。瞷、音閒、伺視也。之、往也。徧、猶遍也。卒、盡也。墦、祭餘也。乞、音氣。訕、所諫反。

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人何以異哉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十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二十年所居成聚二十年成邑三十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

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鵙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熟也。言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萬章問曰。詩云。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讐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舜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

**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

**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

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斥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

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
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
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
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
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
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
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

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敖畜許六反舍去聲攸水貌圉魚困而未
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
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
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
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置也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
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
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
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
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
愛之乎

庫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
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
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
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
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
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



怨謂留
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
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
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
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
封爲有庫之
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
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
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
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
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也蓋十日
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
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
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

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安也。岌及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徂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朝音潮。岌及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頻蹙。慼不自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此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與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尊親之至也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往而

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孟子答也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己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

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治去聲。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

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民之視聽而天與之可知矣

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舜

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萬章問曰人有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

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

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啓所以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

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辭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十歲仲壬方四十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一說未知孰是顚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一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絶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周繼其義一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壇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此說以滋味說湯

孟子曰否

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道焉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賢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君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字

孟子卷三

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識其事之所當然覺後知後覺如字

蓋天者天理當然若使之然也言天使若予為天民之先覺者以斯道覺斯民而已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
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普先正保衡作我先
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虐
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
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己正天下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
難於正人）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於鳴條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
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
事者爲之也

（癰於容反疽上余反好去聲王肅舍
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搔發醫也）

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雖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濁鄒。彌子。衛嬖人。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王於辭遜。故進以禮。義。王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

桓。宋卿。向魋也。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而處。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

萬

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飼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良玉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也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知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及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

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姦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 孟子卷之十

##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朱熹集註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敦厚也。餘見前篇。鄙狹陋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之。非如二子之可以二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音之小成。而爲中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二十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詳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一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



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後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二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二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藏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二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聞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此也徐氏曰千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一也四四倍之也

次國地方七十

倍加二十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二十萬一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二十千二十百畝可食二十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徐氏曰次國君田一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一千四百畝可食一百十六人

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

小國

二謂二倍之也

耕

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

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能忘人之勢而利其有然後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晉賢人也平公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

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坐乃坐食乃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貴貴尊賢。貴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貴賢皆事之宜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瞽。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交際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萬章問曰敢問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乎。不可耶。交以道。如餽鹽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

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
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讋是
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
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讋徒書作慴

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得之貨以礼餽我則可受之乎

礼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礼餽我則可受之乎

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讋然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然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死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紂爲烈二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



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
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
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
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比音毗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一也一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

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一說未知孰是

日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曰奚不去也曰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及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辭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

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卑下也）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擊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音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曰君餽之粟則受

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之則受賜之則受賜之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者以常職而賜於上者也。曰周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不敢也。曰不受何也。曰不敢問其不受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者以常職而賜於上者也。曰周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周。救也。視其空乏之則周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摽。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離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

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章旨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鴈

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爲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

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乎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乎曰以庶人以旃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庶人之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竿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隘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

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在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 孟子卷之十